混沌开凿者 何韵兰与她的三万六千五百块顽石

■林晓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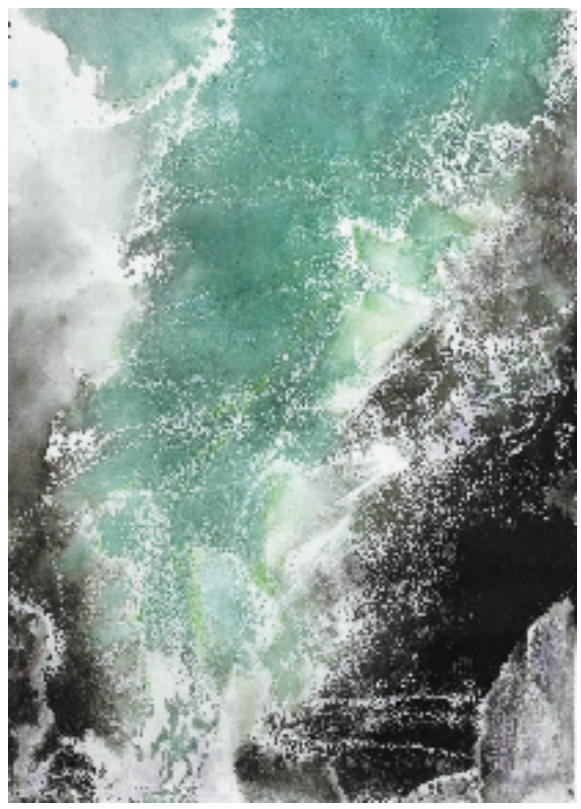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致敬女性力量的特殊日子里，我们聚焦艺术家何韵兰，品读她以生命为笔、以苦难为墨的人生与艺术。少年失恃、时代桎梏与身体磨难，从未压垮这位坚韧的女性。她孤身北上追寻艺术梦想，挣脱世俗与身体枷锁，将生命磨砺熔铸成笔下顽石山川，更深耕少儿美育，成为千万孩童的“何妈妈”。

她的艺术挣脱技法束缚，直抵自然与心灵本真；她的人生打破女性桎梏，诠释着独立与通透。刊发此文，既是致敬何韵兰这位“混沌开凿者”，更是致敬每一位坚韧生长、奔赴热爱的女性。愿每一位女性，在自己的领域里绽放独有的芳华。

粗粝的石面承载着蜿蜒的墨痕与流淌的色彩，仿佛亘古的河床正从沉睡中苏醒。这景象令人瞬间跌入创世神话——女娲熔炼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以补苍天，唯余一块通了灵性，被携入红尘，成了《红楼梦》里悲欢离合的见证者。何韵兰笔下这些石上山水，何尝不是她以生命熔铸、遗落人间的“通灵”之石？它们静卧展厅，无声讲述一个艺术家以苦难为薪、以自然为炉，最终将自身也锻造成补天遗石的故事。马尔克斯笔下马孔多村庄清澈河水里那些“光滑、洁白，活像史前的巨蛋”，在此刻的展厅中找到了东方的回响，它们同样承载着时间、记忆与生命起源的洪荒之力。

何韵兰的生命起点便烙印着缺失的重量。浙江海宁，这片同样孕育了金庸笔下无数“寻父”情结的土地，给予她的却是少年失恃的创痛。母亲早逝，父亲入狱，童年几乎未留下任何物质痕迹。这深重的家庭阴影如巨石压顶：“我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包袱的孩子。”金庸武侠世界中主角对血缘根源的执着追寻，在何韵兰这里化作一种更为决绝的自我锻造——她必须成为自己的源头。于是，一个未曾受过正规素描训练的海宁女孩（何韵兰就读杭州女中），凭着给校黑板报画插图的胆气，以少年报稿费为单程盘缠，孤身北上投考央美附中。“回去没有家，我必须就在北京”，地质学校成了保底志愿，只因幻想“在野外挑石头”时“抽空画写生”。这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让她在美院附中这方难得的“没有歧视，努力就被看见”的净土中破土而出，最终以全科五分的优异成绩保送中央美院。

即便在婚姻中，何韵兰也始终警惕“院长夫人”的光环，拒绝被荫蔽。丈夫老刘（刘勃舒，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专注于事业，便需要她投入生活，在艺术上有所牺牲。更沉重的是时代赋予女性身体的枷锁，生理期也成为难言之痛：劣质卫生纸中的“稻草管儿”磨破皮肤，下乡写生时遭遇生理期只能“装得挺没事儿”。对艺术生命构成实质阻碍的经期困扰，叠加子宫肌瘤的折磨，最终促使她做出惊人之举——彻底切除子宫。“女同胞比男同胞事儿要多很多”，访谈中这句叹息背后，是导尿管拔除后“胀得要破裂”“想跳楼”的生理酷刑。这次手术不仅是身体的切割，更是对时代强加于女性之“碍”的决绝反抗。从此，她的身体与她的艺术一样，挣脱了周期性停滞的桎梏，得以随时奔赴山林湖海，与天地交感。



似春的奏鸣 自然心象系列 70×50cm
纸本水墨综合 2025年

正是这种与自然近乎宗教般的交感，铸就了何韵兰艺术最摄人心魄的底色。硫磺山顶的烈风如刀，她独自伫立风雪，奇迹突降：“突然一下子把风雪刮没了，像闪电扒开云雾，山的本来面目全给我呈现出来！”群山仿佛为她洞开天门，那一刻，“我是被它们爱的小红点”。新疆的壮美让她深感“任何画都盛不下”，休斯顿上空俯瞰的斑斓地貌（“一块红，一块绿”）揭示着大地本质的抽象韵律。她不“迷恋”学院派对精确解剖、完美构图的膜拜：“自然本身……没有你希望的圆圈或方形”，更摒弃面面俱到、“什么问题都解决得妥帖”的匠气。她的水墨拓扑，是心灵与山水的共振图谱：山峦肌理可能是木板天然的纹路，云雾的流动拒绝被规整的椭圆束缚。这种创作观直抵道家“道法自然”的精髓——非为膜拜传统，实因“我正是这么体验自然”。

何韵兰的艺术疆域拒绝被“综合水墨”之类的标签驯服。她以近乎博物学家的视野，将身体创痛、时代记忆、自然奇观熔铸于水墨的江河。纸上山川由此成为承载社会肌理、历史风沙的容器。远观大气磅礴，有混沌万物之感；细看之下，历史的风沙挟裹诸生百态。那些“冲破技法”的笔触，正是对“凝固不变的标准美”的反叛。她深爱唐代陶俑“活生生的人”的气息，远胜希腊雕塑“理想化的完美”。在她看来，罗浮宫中真正动人的，恰是“个人个性与标准化冲撞后”的产物。这种对“不确定美”的拥抱，使她的画作成为开放的场域：观众能“接着往下想”，甚至“放大每一个局部都是另外一张画”——审美在此成为艺术家与观者共同完成的仪式。

九十载人生风雨，未能磨损她眸中的星光与唇角的暖意。展厅中的她，笑容明亮，声音柔和，下颌线却显示着岁月淬炼的坚毅。这份美丽，源自生命与艺术的双重和解。她曾背负父亲的政治枷锁在“石头缝里钻”，曾在子宫切除术后忍受生理极限的苦楚。然而，当硫磺山的风雪为她裂开一道神启般的缝隙，在千岛湖的细雨中独自聆听《黄昏的湖畔》，她选择了最深沉的和解：“大自然接受了我，身心突然释然。”这并非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如那块通灵的补天遗石，在红尘翻滚中淬炼出通透的光泽——她原谅了生活，最终意味着将一切砂砾纳入蚌壳，孕育出属于自己的珍珠。她沉醉于少儿美育的公益事业，成为千万孩童心中的“何妈妈”，为他们具象化了美的第一印象。

离开展厅前，再次凝视那些石上山水。它们是何韵兰的三万六千五百块顽石。她凿开的岂止是宣纸与画布？那是横亘在规范与自由、苦难与超越、肉身与宇宙之间的混沌天幕。而她自己，已成女娲熔炉中最瑰丽的那块遗石，在当代艺术的星河里，兀自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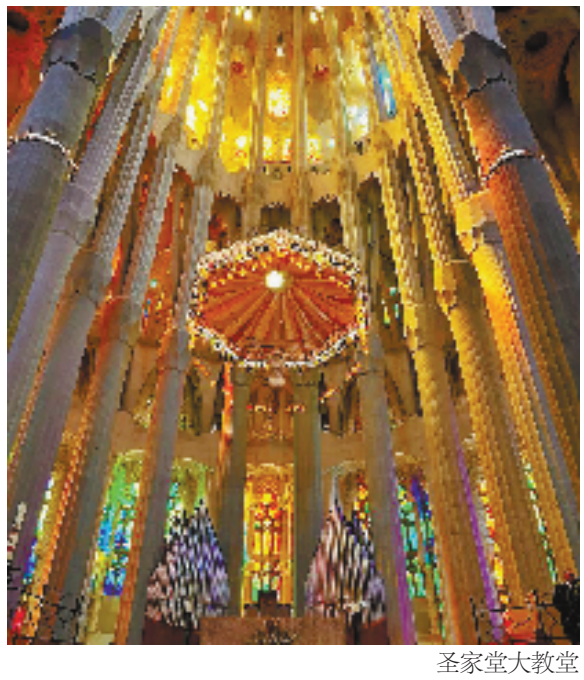
那些建造之中已成古建筑的建筑

■介子平

1884年开工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大教堂，经过一百多年的建造，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完成了中央耶稣基督塔顶部17米高白色十字架的吊装，标志着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其由高迪设计。进入教堂，就像进入天堂，大教堂展示出来的梦幻浪漫、怪诞陆离，吸引了来往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对这幢高矗的半成品，几代巴塞罗那人都没有为着急与烦躁所惑，而是从容地等待，耐心地守候。高迪于1926年便去世了，他所留下的教堂石膏模型也已毁坏，这反而唤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心，更有气盛的建筑师怀着一种使命感，要为之续补。

其实在西方，用几个世纪的工夫建一座教堂的例子比比皆是。比萨大教堂用了221年、亚眠大教堂用了190年、米兰主教堂用了579年、佛罗伦萨主教堂用了200年、乌尔姆主教堂用了115年方始成，而西敏寺教堂、科隆大教堂都用了500年的时间架构。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云冈石窟的开凿费时60余年，龙门石窟以400余年的时间营造，敦煌莫高窟的成就竟用了900多年，而几乎所有的寺观庙宇都经历过屡毁屡建、几度伸缩的反复。

已习惯于“当年开工、当年完工”“一年一小变、三年大变样”的现代人是没有耐心去等待长不高的墙柱、撑不起的脊檩的，更无法容忍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们在未完成的穹顶画下一伫就是十天半个月，无法克制多纳太罗、贝尼尼们因为毫厘之差而执意毁弃几近告竣的雕塑。资金充足、电机助势、预件拼装的现代工艺没法让工程不快捷，但今日的建筑工人实在无法体味古代工匠融情感责任、忠实坚贞于其间的劳动。虔诚一旦化作精细，笃信已而转作纤致，不是巧夺天工，也是鬼斧神工，不够登峰造极，也够越凡入圣，那些有生之年等不到成品的工匠们，会将誓愿带入幽界，暗里保佑之，将宿心传至来者，明里开导之。这样的建筑建造之中已成了古建筑，建成之后必定为名建筑。



圣家堂大教堂

几百年后，继任者的设计仍能与先前风格保持和谐，仍能与早期工程无缝链接，原因就在于沟通几代人心灵的同为悃愊之忱、披沥之真，同为拳拳之诚、殷殷之意，有了这样的忱真诚意，老年与青年间弥平了沟壑，现代与过去间化解了区别，宗教与艺术间模糊了界线。虽然时间不能消失，时间的距离却能消弭，虽然空间是一定的，空间里的内涵却不一样。宗教建筑中，所谓的个性就是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世俗艺术上，所谓的风格就是与世态世情的远与近。

在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前，你只要驻足冥思、超然物外，便会出现一个空旷悠荡、或隐或现的对话声。参观过罗马斗兽场的人们应该听到过斯巴达克的吼叫声，瞻仰过巴黎圣母院的人们应该听到过雨果的吟诵声，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者们想必对高迪老头无言的指点不感陌生。有了这样的指点，那些未能熬到其竣期的人们，便也想到了它完璧的堂皇，经历了它喜剧的结局。

有形建筑如此，无形课题亦然。自1938年开始，哈佛大学花了70年追踪了724个人，课题有关人生幸福、家庭生活、健康状况等，每两年一次电话访问，发问卷，抽血，积累了数万页的数据。四代科学家接力完成这一古典项目，其最后的结项，要待到所追踪的最后一人故去。